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導王明 王克新遍遊地府

詩曰： 城闕宮車轉，山林隧路歸。
蒼梧寒未遠，姑射露先唏。
玉脂蛟龍蟄，金寒雁鷺飛。
老臣它日淚，湖海想遺衣。

卻說到了第二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悌弟之府」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依前的仙樂，依前的天花。看見幾位依前的通天冠、雲錦衣、珍珠履，依前的左仙童、右玉女。判官道：「大舅，這列位你可相認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其實失認。」判官道：「這列位都是善事兄長，能盡弟道的君子。我略說幾位你聽著：這一位姓姜，尊諱肱，令弟尊諱季江，適野遇盜，兄弟爭死。賊說道：『賢哉二兄弟，不敢犯。』這一位姓鄭，尊諱均，令兄為吏受賄，公傭工得錢帛歸，諷其兄，兄感悟，率有清名，官至大夫；這一位姓盧，尊諱操，事繼母尤謹，繼母生三弟，出就學，公為執鞭趕驢，繼母卒，友愛三弟越加厚，後享年九□九，二子俱仕至尚書；這二位姓周，尊諱司，極能尊敬長上，待前輩如父母，待同輩如兄弟，一日過江遇風浪，舟獨全，土地菩薩說道：『船上有個周不同，才保無事。』司字少一直，不成同字，故此叫做周不同，後官至司理少卿；其餘列位，大率都是盡弟道的，都在這個『悌弟之府』。」王明道：「孝弟為仁本，應知百福全。」

第三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忠節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上進去，依前的儀從、仙樂、天花，看見幾位依前的冠裳、朱履、依前的仙童、玉女。判官道：「大舅，這幾位你可相識麼？」王明道：「未及相識。」判官道：「這列位都是為國忘家忠臣烈士，我略說幾位你聽著：這一位姓余，尊諱闕。」王明道：「姐夫，快不要講這幾位老爺，我認得好些。」判官道：「你認得哪幾位？」王明道：「這邊是方正學老爺，這邊的周修撰老爺，這邊是陳清獻老爺。共一班二□三位老爺，我都是認得的。」判官道：「親不親，故鄉人。你去探訪他們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」王明道：「我是個俗子武夫，怎麼好混擾他們？我和你出去罷。」判官領著王明就走。王明道：「原來這幾位老爺，都在這個陰司安享哩！正是：

雪霜萬里孤臣老，河岳千年正氣收。」

第四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信實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，依前的冠服，依前的仙童、玉女。判官道：「大舅，這幾位你相識麼？」王明道：「不曾相識。」判官道：「這都是以實為實守信君子，我略說幾位你聽著：這一位姓朱，尊諱暉，全朋友之信，周朋友妻子之急，官至尚書左僕射；這一位姓范，尊字巨卿，千里之遠，不爽雞黍之約；這一位姓鄧，尊諱叔通，聘夏氏女為婚，女以疾啞，或勸其更擇婚，公謂業已聘定，棄之如信何！諸公子多登第；其餘都是言而有信，篤實君子，都在這個『信實之府』。」王明道：「須知一諾千金重，長舌何如苦食言。」

第五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謹禮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，依前的冠服，依前的仙童、玉女。判官道：「尊舅，這幾位相識麼？」王明道：「不曾相識。」判官道：「這都是謙卑、遜順、守禮君子。我略說幾位你聽著：這一位魯恭士，尊諱池，行年七□，不敢不恭，嘗說是：『君子好恭，以成其名；小人學恭，以除其刑。』魯君歲賜錢萬貫；這一位姓王，尊諱震，年六□四壽終，閭君嘉其廉厚有德，增壽一紀，壽至七□六；這一位姓狄，尊諱青，坐客酗酒大罵，至取杯擲其面，公唯唯謝罪，執禮愈恭，官至樞密使；其餘列位，都是恭而有禮的，都在這個『謹禮之府』。」王明道：「三千三百無非禮，小大由之總在和。」

第六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尚義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，依前的冠履，依前的仙童、玉女。判官道：「尊舅，這幾位你可相認麼？」王明道：「不曾相認。」判官道：「這都是義重如山的君子。我略說幾位你聽著：『這一位姓吳，尊諱達之，嫂死賣身營葬，從弟敬伯夫婦白鬻於人，反為賣田□畝贖之歸，齊高帝聞其仗義，賜田二百畝；這一位姓楊，尊諱起汶，鄉人有孤子，被人強佔房屋，公義形於色，賣己田贖之，子孫代代貴顯。』道猶未了，王明道：「這個中間，我也認得幾位。」判官道：「你又認得哪幾位？」王明道：「左邊那一位，是萊州徐老爺，尊諱承珪，自小兒喪了父母，兄弟三人共一爨，並族人三□□甘藜藿，過了四□年。洪武爺名其鄉曰『義感』。」判官道：「你還認得哪一位？」王明道：「右一邊那一位，是北海吳老爺，尊諱奎，嘗出己資，置義田千畝，以贍親戚朋友之貧乏者。洪武爺賞他冠，壽年百歲有奇。」判官道：「舅子也是通得儒，認得幾位好人哩！舅子，你還不認得這後一位的！是江州陳義門，九世同居，家徒七百餘口，南唐立為義門。」王明道：「前朝的事，就有所不知。若是本朝人物，聲名赫赫昭天地，氣節凌凌泣鬼神。我們雖是個小人兒，未嘗不認得。」

第七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清廉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，依前的冠服，依前的玉女、仙童。判官道：「尊舅，這幾位你可認得麼？」王明道：「姐夫，不敢欺說，我今番就認得好幾位哩！」判官道：「你認得哪幾位？」王明道：「我也略說說兒你聽著。有一位是周進士，尊諱丹，門無私謁，吏胥不得為奸，由縣丞擢擢功主事；有一位是張學士，尊諱以寧，平日清白，奉使安南，卒於途，止襤被而已，有詩云：『覆身唯有黔妻被，垂囊渾無陸賈金。』那一位是古尚書，尊諱樸，平生不事產業，案頭惟自警編一帙書，卒之日，無一錢尺帛遺子孫；那一位陳按院，尊諱仲述，平生稱為清白御史，死無以為殮。我認的這幾位老爺，你說可是麼？」判官道：「這個說得是，今番還有一府，你再認得幾位就是好的。」王明道：「且看是。」

到了第八所宮殿，朱牌上寫著「純恥之府」四個大字。崔判官領著王明走將進去，依前的儀從，看見幾位老爺依前的冠服，依前的玉女、仙童。判官道：「你今番再來認一認兒。再認得幾位老爺，就算你也是個識者。」王明道：「姐夫，我做舅子的真是個識者。」判官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你說來我聽著。」王明道：「上面一位不是凌御史老爺？尊諱漢，鞠獄平怨，曾有德及於人，其人謝以黃金一錠，凌爺說道：『快拿過去，不要羞了我的眼睛。』又一位不是王參政老爺？尊諱純，嘗持節撫諭麓川宣慰司，司官贈以金，王爺道：『你愛我耶？還是羞我耶？』司官說道：『願以報德。』王爺道：『我本無德，而汝饋我以金，是重我之恥也！』堅執不受。又一位不是錢知縣老爺，尊諱本忠，清操苦節，有窗友以事相干，且云可得百金。錢爺拒之門外，絕不與見。夫人問其故，錢爺道：『嗜利之徒，恥與為友。』」王明認了這幾位，又叫聲「姐夫」，說道：「我認下這幾位老爺，可是真麼？」判官道：「逼真了是。只是還有許多，你認不全哩！」王明道：「有相見的，有不相見的，怎麼認得全？」判官道：「就在面前那一個，是簡學士，恥華服之污體，終身布衣；奉觀察恥車徒之污足，徒步而行；范樞密使恥華堂之污居，華門桑戶；趙清獻恥僕從之污官，一琴一鶴。」道猶未了，王明道：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前朝的老爺，我怎麼會認得？」判官道：「認不得古人，你也算不得個尚友古人。」王明道：「姐夫，你豈不聞：今月曾經照古人，古人不見今明月？」

判官道：「走盡了這些仙府，我和你還轉到罰惡行臺去瞧瞧來。」王明道：「罰惡行臺裡面，還是怎麼樣兒？」判官道：「也是八個分司，按不孝、不弟、不忠、不信、無禮、無義、無廉、無恥。都是一等惡人，都在那裡受著禁持，故此叫做罰惡行臺。」王明道：「既是惡人，不要去看他罷。自古道：『見不善如探湯。』瞧他做甚麼！」判官道：「我和你轉到後面□八重地獄門前去，瞧一瞧可如？」王明道：「女人死了，都在哪裡？」判官道：「另有一個所在，叫做女司。一邊是善，一邊是惡。一邊賞善，一邊罰惡。」王明道：「可看得麼？」判官道：「男女有別，等閒不敢叫開他的門，恐怕閻君曉得，坐罪不小。」王明道：「既是看不得，不如到地獄裡走一遭兒罷。」

判官領頭，王明隨後。行了有三五里之遠，只見另是一般光景，日光慘淡，冷風颼颼，周圍一帶都是石頭牆，約有數仞之高。前面一所門，門都是生鐵汁灌著的。門上一面黑匾，匾上一行大白字，寫著「普掠之門」四個大字。判官走到門上叫聲：「開門哩！」道猶未了，兩邊走出兩個小鬼來，都是牛頭夜叉，形容古怪，眼鼻峻嶒，口裡連聲喝道，突突開了門，打一驚，說道：「今日造化低，撞著這等一個柴頭鬼？原來王明生得瘦削，夜叉只說道是捉得來的有罪之鬼，送下地獄來，還嫌他瘦削兒，故此說道：「造化低，撞著這等一個柴頭鬼」。判官曉得他的意思，喝聲道：「胡說！這是我一個大舅，特來要子的，那個說甚麼？」這正叫做是不怕你官，只怕你管。判官開了口，哪個夜叉再敢胡塗？判官一竟走進去，王明也跟著他走進去。

一進門，就是第一重地獄，門上匾額寫著「風雨之獄」四個字。王明走進小門兒裡面去看一張，只見裡面立著一根銅柱，把個有罪的漢子捆在銅柱上，外面架起一道大銅環，圍著銅柱環上，卻是短小尖刀。小鬼到銅環上打一鞭，風就呼呼的應聲而響，風響得大，環轉得快。環原是挨著人身上轉的，環上安得是刀，卻不環在轉、刀在刺，轉得快，刺得狠？一會兒環底頭一聲雷響，把個漢子打成齏粉，血流滿地。打死了之後，小鬼卻又到環上打一鞭。這一鞭是個退法鞭，響了一聲，雷收風靜，地上慢慢的旋起一個旋窩兒風來，左旋右旋，旋來旋去，把那些殘骸剩骨復手又是原身，依舊一個漢子。王明道：「這雷是甚麼雷？」判官道：「叫做黑天雷。」王明道：「這風是甚麼風？」判官道：「這叫做冤孽風。」王明道：「這都是甚麼人？」判官道：「都是陽世上□惡不赦的。」王明道：「只過這個風雷之獄麼？」判官道：「你原來不曉得一些兒；但凡人死之後，見了□帝閻君，審問明白，果是善良，綵旗鼓樂，送進賞善行臺，按孝、弟、忠、信八個分班別類，該到哪一府的，到哪一府去受用。審問的果是造惡，發下□八重地獄，一重到一重，到一重受一重苦。受了這些苦，卻才發到罰惡行臺裡面，也是分班分類，該到哪一司的，到哪一司去伺候；伺候三年之後，變為牛、羊、犬、豕，生在上世，把人剝皮，把人炒骨，吃人穢污，受人打罵。」王明道：「到幾時才是了日？」判官道：「惡有大小，罪有輕重。累世也有數目。若是□惡不赦的，歷百千萬劫，無了無休。」

到第二重地獄，門上匾額寫著「金剛之獄」四個大字。王明走進小門兒裡面去看一看，只見地上一扇粗石磨盤，約有八尺方圓。四面八方，八方上坐著八個大鬼，一個鬼雙手拿著一把鐵錘。四面上站著四個大鬼，一手又抓過一個漢子來，一腳一踢，踢到磨盤上。八個鬼齊齊的八錘，把個漢子打做了柿餃的樣子。甲抓一個，一腳一踢，一齊錘打做一個餅。乙抓一個，一腳一踢，一齊錘又打做一個餅。丙抓一個，一腳一踢，一齊錘又打做一個餅。丁抓一個，一腳一踢，一齊錘又打做一個餅。打到臨了之時，另是一對小鬼來，說道：「只是做餅，倒便饒了他。」拿一個餅放在煙頭上熏了熏，原來還是原來，依舊又是個漢子。王明看見，心膽都寒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看裡面那個打，好怕人也！」判官道：「你豈不聞：人情似鐵非為鐵，官法如爐卻是爐。」

到第三重地獄，門上匾額寫著「火車之獄」四個大字。王明走近小門兒裡去看一瞧，只見一輪車裝著幾個漢子。小鬼們嘴裡啣一聲響，那輪車飛擁而去。小鬼們呼一口氣，那車下的火噴將出來，車走得快，火燒得大，一會兒把個漢子燒得烏焦巴弓，做一塊灰燼之末。成了灰，卻又取過來灑上幾點水，原來不是原來，依舊是個漢子。車轉不了，漢子燒不了。王明道：「那輪車好狠火也！」判官道：「這叫是：不做無量罪不重，火不燒時人不知。」王明道：「每人又還原，這怎麼說？」判官道：「冤孽相纏，百千萬劫。」

到第四重地獄，匾額上寫著「溟冷之獄」四個大字。王明近前瞧一瞧兒，只見小門兒裡一口清水圓池，一班小鬼站在兩邊，喝聲道：「哇！」一手一個漢子，丟到圓池裡面，就是一個大鮎魚，一張大闊口，一口一轆碌吞將下去。又是一個小鬼喝聲道：「哇！」又是一手一個漢子丟下去，又是一個鮎魚吞將下去。丟□個，才滿一回。一回之後，滿地裡都是些鮎魚，悠揚跳躍，如醉飽之狀。上面小鬼卻又喝聲道：「哇！還我原人來。」一聲喝不至緊，就不見了這些鮎魚，另是一班金絲鯉魚，一尾魚銜著一個人，照池沿上一攢攢將上來，依舊又是那些漢子。王明道：「姐夫，那池裡魚都是教成的？」判官道：「魚因貪餌才吞鉤，造孽多般總是愚。」

又到第五重地獄，匾額上寫著「油龍之獄」。王明近前去瞧一瞧兒，只見小門兒裡面擺列著無數的將軍柱，柱頭上都倒掛著一條龍。柱底下都綁著是大個的漢子，漢子身上赤條條的沒有寸絲，小鬼們把柱頭上一獻，龍口裡就彪出滾滾的香油，一直照著漢子滿頭撲面澆下來，皮是綻的，肉是酥的，那些漢子止剩得一把光骨頭柴頭兒的樣子。到了光骨頭的田地，那些小鬼們走近前，一把骨頭上澆上一瓢滾水，原來又是原來，照舊還是一個漢子。王明道：「姐夫，龍口裡敢是香油麼？」判官道：「是滾滾的香油。」王明道：「姐夫，好狠也！」判官道：「從來作惡天昭報，事到頭來不自由。」

又到第六重地獄，匾額上寫著「蠶盆之獄」四個大字。王明走近前去瞧一瞧兒，只見小門兒裡面一個深土坑，坑裡面都是些毒蛇、惡蠍、黃蜂、黑蠶。一千小鬼一手抓過一個漢子來，照坑裡一擲，坑裡那些蛇、蠍、蜂、蠶噙一聲響，群聚而來，嘬其血，串其皮，食其肉，了無人形。一手又抓過一個來，又是一擲，又是這等各樣毒物串皮食肉。抓過許多，擲著許多。直到末後之時，又是一個小鬼喝聲道：「上來！」手裡拿著一管小笛兒，吹上一聲響，果真的又是那些漢子走將上來。只是皮開肉綻，體無完膚。王明道：「那坑裡怎麼有這些惡物哩？」判官道：「天造地設的一般，不怕你走到哪裡去。」王明道：「好磨折人也！」判官道：「說得這個話！惡人自有惡人磨，撞著冤家沒奈何。」

又到第七重地獄，匾額上寫著「杵臼之獄」四個大字。王明走近前去看他兒，只見小門兒裡面當堂安一個大杵臼，約有數丈之寬。四圍站著四個小鬼，一個手裡拿著一副大碓杵。掀下一個漢子來，只聽見一齊杵響，須臾之間，打成一塊蒜泥的樣子。把個蒜泥捏成一個團兒，逐個兒放在左邊還魂架上。到了末後之時，架子一聲響，原來還是原來，照舊是個漢子。王明道：「姐夫，好狠杵臼哩！」判官道：「今日方知孫杵臼，從來不信有程嬰。」

又到第八重地獄，匾額上寫著「刀鋸之獄」四個大字。王明走近前去看一看，只見小門兒裡面兩片板夾著一個人，或是男子漢，或是女人家。卻有一班小鬼，兩個鬼拽著一張鋸，從頭上鋸到腳跟下止。皮開肉綻，也有兩半的，也有三掛的，也有四截的，也有碎吐的。鋸到著後之時，又是一個小鬼做好做歹，一個個的拿起來，用笞帚在渾身上掃一過，一個還是一個，男子是男子，女人是女人。只是那些刀痕血跡，到底有些。王明道：「姐夫，這個鋸解的又慘些！」判官道：「生前造惡無憑據，死後遭刑分外明。」

又到第九重地獄，還不曾走到門上，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吆喝道：「崔相公哪裡去哩？」王明轉頭一看，只見一個人生得是牛的頭，馬的臉，身上穿件青布長衣，腰裡繫條紅羅帶，腳下是雙黑皮皂靴，口裡吆喝道：「崔相公。你哪裡去哩？」判官道：「你吆喝怎的？」青衣說道：「閻羅爺有事相請。」道猶未了，又是一個豬頭狗臉的趕將來吆喝道：「閻羅爺有事相請，請你快些去哩！」道猶未了，又是一個驢頭羊嘴的趕將來，吆喝道：「崔相公，爺在廳上，有事請你，即忙就走哩！」崔判官看見來得凶，只得站著，問說道：「有甚麼緊事？一時就是三遞人來。」眾人說道：「我們只曉得奉著官差，哪裡曉得有甚麼事哩！」判官道：「堂上可有些甚麼人在那裡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堂上是轉輪王放出來的無罪之人。」判官道：「已經無罪，各自散去托生罷了，怎麼又轉到堂上來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在那裡告甚麼枉刀殺人的狀子。」判官道：「爺怎麼說？」眾人說道：「爺因是不得明白，故此相請相公，請查文簿，看他們果有罪，果無罪；殺人的果枉刀，不枉刀。」

判官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得不去。只一件來，大舅，我如今閻君有召，不得相陪，自己再去細看一番罷。」王明道：「姐夫，你不在之時，我小弟也不去了。」判官道：「地獄共是一□八重，我和你才看得八重，還有□重不曾看見。況兼前面正有判、燒、春、磨，正好看哩！」王明道：「舉一可例，其餘莫說，已自看過八重，小弟出去，也就告辭罷。」

一會兒，出了地獄，判官道：「進靈曜之府。」王明走出子城來。判官又叮囑道：「大舅，你還到我家裡等著我哩！」王明道：「不等你罷。」判官道：「我有一封家書煩你相帶，你怎麼不等我哩？」王明聽見說是家書，不得不等。一逕找到崔家，見了劉氏，王明道：「娘子，你今日做了我的姐姐。好個姐姐也！」劉氏道：「判官做了你的姐夫，還好個姐夫哩！」兩個閒談，不在

話下。

卻說崔判官進了靈曜之府，直上第五殿見了閻羅王，行了禮，閻羅王說道：「這一干無罪之鬼，狀告枉刀殺人，卻不知他的有無虛實，你去細查一番，看他的真假，以便發落施行。」崔判官道：「查此不難，叫他們供出口詞來，我這裡拿個罪惡簿來一對，便見明白。」閻羅王說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即時傳令，著令這些告狀的逐一供出口詞。

常言道：「你是閻羅王，閻王出令，誰敢有違？」一干鬼齊齊的站在丹墀之下，輪班序次，一宗宗的訴上來。

第一宗一個老者。提著一個斗大的頭，哭哭啼啼，自稱是金蓮寶象國總兵官，名字叫做姜老星忽刺。臨陣之時，被南朝唐狀元所誤，一箭劃下了頭。屈死無辜，告唐狀元填命。

第二宗是兩個小後生。一個拎著一個腦蓋骨，哭哭啼啼，自稱是姜老星忽刺第三個公子，名字叫做姜代牙。臨陣之時，被南朝張狼牙閃在後面，不知不覺，一狼牙釘打碎了腦蓋骨。屈死無辜，告張狼牙填命；一個拎著一塊鼻樑骨，一雙烏眼珠，哭哭啼啼，自稱是姜老星忽刺第二個公子，名字叫做姜盡牙。臨陣之時，被南朝張狼牙所誤，一狼牙釘打斷了鼻樑骨，爆出一雙烏珠兒來，至今做個瞎鬼。屈死不甘，告張狼牙取命。

第三宗是五千個番兵結做一伙，也有沒頭的，沒眼的，沒鼻子的，沒手的，沒腳的，吆吆喝喝，哭哭嘶嘶，同口一辭，都說道：「是總兵官姜老星部下的番兵，臨陣之時，死了總兵官，被唐狀元亂刀砍死。一概屈死無辜，一概告唐狀元取命。」

第四宗是千百頭野水牛。一個一身水，哭哭啼啼，都說道：「我們野水牛本是畜生，孽障未除，生長在金蓮寶象國，郊眠露宿，饑餐草，渴飲水，並不曾有甚麼罪惡。只因奉女將姜金定官差，哪曉得張天師逼勒我們下水，一任的響雷公，把我們活活的逼死於海水之中。屈死無辜，告張天師填命。」

第五宗是千百頭犀牛。頭上角峻嶒，身上鱗落索，也是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是一干犀牛，生長在水裡，與水族為鄰，並無半毫過惡等，因承奉金蓮寶象國女將姜金定所差，被張天師借到那裡千百條長長大大的蜈蚣蟲，強鑽我們的鼻頭，活活的鑽死我們這一干性命！情屈無辜，告張天師填命。」

第六宗是一干婦人，約有五百多個，都只是精著個頭，並沒有身子，一個個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我們原是婦人身，只到夜晚間，頭會飛走，晚間飛去，明早飛來，並無差錯。多因女將姜金定差遣我們出城，也只是備數而已。被張天師叫下五方黃巾力士，撇掉了我們原身，致使頭不歸身。頃刻間，坑陷了我們五百口性命。情屈無辜，告張天師填命。」

第七宗是一干柴頭鬼。

畢竟不知怎麼叫做柴頭鬼，不知這一干柴頭鬼訴個甚麼冤？

且聽下回分解。